

苦女血泪

何
华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苦女血泪

何 华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女血泪/何华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7.10

ISBN 7-80094-420-4

I. 苦…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1893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

邮编:100009

北京昌平建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142 千字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 价:9.60 元

目 录

《苦女血泪》和它的作者（代序）…………… 朱彦 1

一、 陌生人家	4
二、 拿人押钱	7
三、 咬她一口	10
四、 后妈心狠	13
五、 人钱两讫	16
六、 一声不吭	19
七、 老三上阵	22
八、 巡警的木棍	25
九、 皮鞭和铁环	28
十、 人间地狱	31
十一、 满场飞搬兵	34
十二、 两颗相怜的心	37
十三、 彩凤姐姐	40
十四、 人穷志不短	43
十五、 燃香罚跪	46
十六、 黑屋两姑娘	49
十七、 姐姐为何发愁	52

十 八、新来的珍娘·····	55
十 九、几经倒卖·····	58
二 十、满场飞的“一手活”·····	61
二十一、魔法和幽灵·····	64
二十二、仗义受过·····	67
二十三、饥饿以后·····	70
二十四、仙口夺食·····	73
二十五、大仙“显灵”·····	76
二十六、苦侣相伴·····	79
二十七、蛇蝎之心·····	82
二十八、活埋小银子·····	85
二十九、惨绝人寰·····	88
三 十、怪声叫好·····	91
三十一、祸兮福兮·····	95
三十二、商量对策·····	98
三十三、彩凤毁容·····	101
三十四、面目全非·····	104
三十五、海河闹水·····	108
三十六、烟榻定计·····	111
三十七、后妈来了·····	114
三十八、身陷重围·····	117
三十九、卖身死契·····	120
四 十、爸爸，您在哪里？·····	123
四十一、对花伤心·····	126

四十二、骗不了她·····	129
四十三、姐妹诀别·····	133
四十四、堕入烟花·····	137
四十五、彩云受辱·····	140
四十六、宁愿眼睛耳聋·····	143
四十七、荒腔走板·····	146
四十八、卖唱老头·····	149
四十九、“好货不贱卖”·····	152
五十、小凤为什么哭?·····	155
五十一、老六姐的孩子·····	158
五十二、啐他一口唾沫·····	161
五十三、几家欢乐几家愁·····	164
五十四、同是沦落人·····	167
五十五、侠情义胆·····	170
五十六、小琴学画·····	173
五十七、图画和现实·····	177
五十八、京娘被卖·····	180
五十九、攒钱赎身·····	183
六十、逼赴堂会·····	186
六十一、欣赏“野花”·····	189
六十二、强作欢笑·····	192
六十三、一记耳光·····	195
六十四、金少伯调停·····	199
六十五、带刺的野玫瑰·····	202

六十六、小汽车上·····	205
六十七、瞒不住了·····	208
六十八、咬住老蝎奶·····	211
六十九、猫抓盐抹·····	214
七十、吞大烟泡·····	217
七十一、金少伯其人·····	220
七十二、攀上贵人·····	223
七十三、伪君子现形·····	226
七十四、满场飞满意·····	229
七十五、恩重如山·····	232
七十六、金蝉脱壳·····	235
七十七、光明之路·····	238

《苦女血泪》和它的作者（代序）^①

朱彦

放在我面前的一叠稿纸，是一部纸质枯黄、墨迹灰淡的长篇小说残稿。我花了一天的时间读完了它，不觉被作品中的主人公小琴的悲惨遭遇和反抗精神感动了。一个铁路工人的女儿，自小被当作商品卖到天津的戏班子里学戏，当丫头，不久又被转卖而沦落在烟花巷里，受尽了折磨。然而，无论是那些军阀，那些官僚，那些地痞流氓，那些老鸨班主，都没有能使这个女孩子屈服。压在三座大山最底层的妇女的反抗性格，鲜明强烈，跃然纸上。作品真实地展现了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女子的苦难生活，那些具有浓烈生活气息的描写，那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向读者展现了人吃人的旧社会最黑暗的一角。可以说，这是一部用血和泪写成的小说。

这部小说写得如此真切动人，并非出自名家之手，也不是出自那些善于编排故事的有经验的作者。小说的作者恰恰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妇女，名叫何华。从那些真

^① 这篇《代序》是朱彦先生为《解放日报》连载《苦女血泪》而作，刊于《解放日报》1983年5月22日。

实且各具个性的人物，细腻而富有感情的描写，朴实无华的语言，可以看出，这是一位生活经历丰富，并且很有才华的作者。

何华，出生在北京的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父亲失业后，贫病交加，在一处破庙里去世。为了照顾卧病在床的父亲，她在童年时要过饭，推过车，拾过煤渣，当过童工，9岁时，就被当作商品，几经贩卖，艰苦备尝。新中国给了她阳光和温暖，使她开始了新的生活，党的教育给了她年轻的生命以无穷的活力，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忘我地工作，积极地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以后，她又发愤学习写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旧社会的摧残使何华过早地得了一些严重的疾病。但是，就在地跟病魔作顽强斗争的时候，开始了学习写作。她从自己童年时代所熟悉的生活写起，一直写到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的所见所闻。文化水平低，她就在业余文化补习班中学；文学基础差，她就拜人为师，聆听指教。遇到写不出的字，画个圈，或问人，或查字典。每写一篇作品，常常是反复多次，实际写的字数总要在十倍以上。就这样，她居然写了二三十个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并且渐渐懂得了一些文学创作的道理。写作几乎成了她的第二生命。除了十年动乱时一度搁笔，后来又得了癌症卧床不起，她一直坚持写作，即使在病重时，不能提笔，她还对着录音机继续创作。去年8月，何华癌症复发，死神夺去了她的生命，终年仅54岁。

何华写了那么多作品，投稿却很谨慎。有的作品写成后，听取了丈夫和亲朋们的意见，一再修改，自己不满意，决不往外拿。这就是她的作品发表得很少的原因。连她这部写了一二十万字的长篇，在亲朋们的严格要求下，始终没有定稿，也没有给别人看过。直到今年春天，我才从作者的丈夫那儿得知，早在1962年，她开始习作，就动手写了这个长篇。这件事使我既受感动，又觉得遗憾。作者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竟然写了数十万字的作品，不能不令人敬佩！然而，时隔20年，人已亡故，作品犹存，却又不为人知，岂不可惜！在我以朋友的身分要求下，作者的丈夫才把这部不完整的小小说寄来了。稿纸年代已久，泛黄发脆，仅15万字，后部分的原稿且散失不全，这就是放在我案头的小说《苦女血泪》。

感谢《解放日报》编辑部给这部险些被泯灭人间的作品以重见天日的机会。小说的题目是编辑部代拟的，全稿有所删节，散失的部分无法找全，匆匆收尾，只能作为一件憾事了。

20年后的今天发表这部小说，除了给读者一份难得的精神食粮，对九泉之下的作者，也是一种告慰吧！

一、陌生人家

小琴在蒙眬中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睡了有多长时候，只是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浑身上下又酸又软，就像被谁灌醉了酒似的，困乏得难受。她翻了个身，把脑袋架在胳膊上，想继续睡觉；但是，迷迷糊糊地却听到了几声非常响亮的胡琴声，接着又听到一个女孩子在唱“儿……的……父……去投……军……”的声音。那唱声中还掺杂着哆里哆嗦的抽泣音调。

小琴这时已完全从睡梦里醒过来了。她还以为这里是戏园子，在演什么戏。但是，当她抬起头来睁眼一看，才发现自己并不是在戏园子里，而是躺在一家陌生的人家里睡觉呢。她赶紧从炕上坐了起来，用手揉了揉眼睛，向前后左右打量了一番。咦！这是什么地方呀？真阔气！看看自己，原来躺在靠玻璃窗的一面大炕上，炕上铺着一条绿底白花的大线毯子。炕的西头是一个两扇门的小炕柜，柜门的玻璃上镶着梅、兰、竹、菊四季花卉，炕柜上放着有五六床红绿缎子的绣花被。炕的中间放着一个小炕桌，炕桌下还有两个大红福建漆的枕头。再看地上，靠北墙的连三桌子上，放着一个大洋座钟，座钟两边摆着帽筒和大掸瓶，墙上还挂着四扇屏的字画。东墙根摆着一个立地的大穿衣镜，从镜子里面可以看见外面

两间屋子的摆设。

原来那两间外屋是佛堂的样式，坐北朝南摆着一张大条案，条案上立着一个雕琢得很精致的大佛龕，佛龕两边还供着好些木头牌位，每个牌位前头放着一个小香炉，每个香炉里都插着三炷香，香烟缭绕。条案前面是一张红木八仙桌，桌子上铺着一块大红桌布，那上面除了香炉、蜡烛台之外，还供着好些点心、月饼、瓜果，都整整齐齐地摆在盘子里头，码得上了尖。

这三间屋子里的电灯点得通光明亮，照得人眼睛有些发花。小琴正看得莫名其妙的时候，听见外间屋里“啪”的一声，像是有谁使劲地拍了一下桌子。胡琴声停下来了，接着，像是有谁在发脾气似地扯着嗓门骂道：“你别哼唧了！就这四句你学了够他妈的 20 多遍了，还是荒腔走板地乱哼哼，你是怀里揣着马杓——跟我成心啊！……”从镜子里头小琴并没有看到外间屋的这几个人，但从声音语气里却听得出这个骂人的是个 40 开外的女人，说的还是一口纯粹天津口音。

“娘！您别跟她着急。才来了半年多，她老家那点口音还没有改过来呢。娘呀！大过节的，您看着我了，您先歇息，往后我慢慢地教她。王妈，给大奶奶倒碗茶来！……”说话的是个年轻的女人，带着细声细气的北京的甜脆水音。这个女人正说着，院子里头又传来了有好几个女人说笑的声音。

“大姐！我给您拜节来了！我这回把您的外甥女们也

都带来了。刚才我们那儿客人挺多，老也应酬不完！没说的，我来晚了，认罚三杯。哈！哈！……”说着脚步声已经到了屋门口。

小琴跪了起来，用手轻轻地掀开了一点炕东头那扇玻璃窗的窗帘，凑过一只眼睛向外间屋张看。这一看，更使她惊奇了。一屋子都是女人，而且这些女人穿戴打扮都是花红柳绿、珠光宝气的，就像是哪家大公馆里的太太和小姐一样，华丽非常。再看脸上，也都妖艳极了，个个都画着眉毛，涂着口红，擦着白里透红的脂粉，身上的香气随着那一阵阵娇声媚气的嬉笑声，不时传到了里屋来。小琴看得眼花缭乱，定了定神，才又把目光惊奇地落在一位40多岁的女人身上。

这女人胖得活像一口老母猪，身上穿着的藕色绸小褂，都快要让她那一圈圈的肥肉给挣裂了。下身穿的是黑绸子裤子。两只半放的白薯脚上，穿着一双黑缎绣兰花鞋。手腕上带着一对麻花金镯子，手里头还拿着一把蒲扇，热不热地老摇晃着。向上一看更是吓人了，又肥又厚的肩膀上扛着一颗大胖脑袋。花白的头发上抹着许多锅烟子黑，并在后脑勺上用一个大头发卡子把头发朝上一别，那几缕头发就像一把刷子似地朝天平放在脑袋顶上。一张胖脸盘，由于布满了横肉丝，白粉挂上面简直成了一道道的切面条。这个女人活像哪儿拆城隍庙拆出来的吊死鬼，看上去好不吓人。

二、拿人押钱

一个 30 多岁长得非常窈窕的女人冲着那大胖女人说：“大姐！我想看看您今天弄来的货色。大节气的还赶上添人进口，您真是喜上加喜了，我这儿给您道喜啦！”

“老妹子，你真多礼了。这孩子是用上蒙药弄来的，还睡着呢。等哪天我送到你那边去见个礼吧！”大胖女人一边让座，一边说。

这些话小琴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她既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些都是什么人。只是感到这家人的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都跟平常人不一样。这家人为什么这样阔呢？为什么女人这样多呢？自己又怎么会到了这里来呢？一连串问题在她脑子里上下起伏地翻滚着。也许自己是在做梦吧？想到这里，她用手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可是再睁开一看，自己分明还是坐在这家人的炕上。她的心立时紧张起来了。从这个女主人——这个满脸凶相的胖女人身上，小琴下意识地感觉到这个地方很可怕，她甚至感到这里是狼窝虎穴，她自己就像一只羊羔一样地被群狼围困着，只要一惊动她们，就有被吞吃的危险。她惊慌地放下窗帘，缩在炕角里去，不敢再看了。

“哟！这孩子可醒过来啦。来！穿鞋下地。”小琴抬

头一看，正好碰上那个胖女人的一双母夜叉眼，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进里屋的，小琴吓得赶紧又往炕角里缩了缩，低下头去。

“看你这孩子，是聋子？是哑巴？话也不说，叫你也听不见！来，快跟我下地来！”胖女人说着，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伸过手来就要拉小琴。小琴像一只受惊兔子一样，猛地从炕上跳了下来，拔腿就要往外面跑。那个胖女人向前一把就把小琴的胳膊抓住了，她瞪着两只母夜叉眼，向小琴大声喊道：“你往哪儿跑？你给我放老实点，小臭丫头片子！老娘我养了一辈子人了，什么样的没见过！你甭想跟我要刁歪！没门！”

小琴被她那像鹰爪子似的手抓得胳膊好痛，她挣扎着甩开她的手，大声哭喊着：“我要回去！我要找我爸爸！我要找我爸爸！”

那个胖女人恶狠狠地伸出手来朝着小琴脸上“啪！啪！”就是两巴掌。嘴里还不住地骂道：“妈的！给你脸不要脸，我先给你个下马威看看，看你还爹呀妈地乱叫不！老娘我实话告诉你吧！你们家使唤了我的钱，把你押在我这儿啦。”

小琴还是第一次受到外人的打骂。在家里，除了后妈小辣椒有时偷着打过她外，父亲连大声吓唬她都是舍不得的。她从小就是父亲的宝贝儿，有一次父亲因为小辣椒打了她几下，马上就给小辣椒一个嘴巴，并说你要打孩子，就自己养一个，打自己养的。你要打小琴我就

打你，不信你就试试吧。从此以后，小辣椒当着父亲的面，再也不敢动一下小琴了。这回胖女人给了小琴两巴掌，这真是她从来没有受过的。她用手捂着火辣辣的脸颊，刚要哭出声来，猛地想起父亲从来都是不喜欢她哭，不喜欢那种没有骨头的人。她立即忍住了眼泪，瞪起两个小黑眼睛，不服气地喊叫着说：“你别臭美了！我认识你是谁呀！谁说我家里把我押给你了？我又不是东西，东西送到当铺里去才押钱呢，还有拿人押钱的！你胡说！”小琴边喊边挣扎着要向外跑。外屋的人们被这吵闹声都惊住了，全站在里屋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面瞧着，看样子是谁也不敢进来劝。

“小挨刀的！你敢跟我顶嘴！我今天非打你个开锅烂不可。”胖女人一边气喘吁吁地说着，一边抓住小琴的辫子，咬牙切齿地向炕沿上撞。

“我的老姐姐！你这是何苦来呢！常言说，新买条驴来还得蹀几天蹄子呢……”说话的还是那个30多岁的女人。她打着哈哈扭进了里间屋，伸手就把胖女人的胳膊拉住了。“老姐姐！你不心疼自己，我还心疼你呢！你看你这个身子，为这么一个小孩再气成半身不遂，看哪个值？你一边先歇息，养养神，让我看看这小妮子是怎么回事。”她说把胖女人往外屋一推，就按在了一个大方凳上。随后，又转身走进里屋来。

三、咬她一口

那女人进了里屋，嘴里唠叨着：“孩子小不懂事情，又是刚来，等过几天就知道孝顺听话了。孩子！过来跟姨说说话，让姨看看你的小模样！”她说着一扭身就坐在炕头的小凳子上，顺手把小琴往怀里一拉，又用手给她理了理被打乱了的小辫子。

“彩凤！”那女人边理着小琴的发辫，边回过头去冲着一位打扮得非常艳丽的年轻女人说：“给你娘倒杯茶喝，再叫王妈打盆洗脸水来，给这孩子洗洗脸。看看谁的衣裳她能穿，你先给她找一件来，我给她收拾收拾穿上，咱们过节了。”

小琴把头稍稍地抬起来，翻着眼睛看了看她面前的女人。

这女人约摸有三十七八岁，瘦身条，是个小个头，长脸尖下巴，高鼻梁，一绺前留海下面，描着两道弯弯的细眉毛，脸上细皮白肉的，抹着一层淡淡的脂粉。说话看人的时候，那两只大眼睛上下翻飞地乱转，就像眼睛也能说话似的。这个女人长得真是够俊俏的，美中不足的只是鼻梁两边有点茶叶末似的雀斑。她身上穿着一件黑团花缎大褂，一条绣着绿花边的黑软缎裤子，底下罩着一双笔直的小脚，穿着肉色的丝袜，外穿一双绣着满